

朱俊按：异类，有异类的生存方式。当异类不再寻求非异类的认同时，英雄之旅便开启了。

## 大侠朱不屑

大侠朱不屑“一大早”爬起来了。怎料萧剑、翟寒、天宏三人早已投入战斗，化作一片剑影，杀入敌阵，难解难解。

“呦！大侠醒了！帮我点个香干回锅肉。”

“我要茄子烧肉。”

“老样子，你懂的。”

大侠揉了揉眼里的星光剑影。骂了一句，熟练地拿起萧剑的手机点开美团外卖。

“哥几个浴血奋战，终于击退敌军，力气消耗殆尽。待会粮饷运至，哥哥吃饱带你飞！”翟寒杀得眼红，倒在世界树下，豪言不减。

朱不屑一言不发，将酒葫芦系在腰间，出门去了。

“这家伙今天怎么了？没睡醒？”

“不屑岂与尔等凡夫俗子为伍！”萧剑朗声道。

“萧兄明见，宏某佩服！”

朱不屑只做不闻，随即去得远了。风从古老的草原吹来，荡着腰间的葫芦，低垂的云压在朱不屑眉间。

“天下有大美而不言，众生皆愚昧而妄言。”

教学楼前的灰色天空下，只有风听见他的低吟。

旋开壶塞，仰头便灌了一口风，原来壶中酒早已见底。

朱不屑哑然苦笑，向山头走去。山间小路崎岖多岔，朱不屑也不管不顾，随性而走，走得兴起，竟不知到了何处。桥下一汪溪水，清澈见底，溪中可见云倒映其中。

林中竟有这样一块好地方！恰似世外桃源！

“溪边照影行，天在清溪底。”朱不屑心中郁结一扫而光，吟诗应景。

“天上有行云，人在行云里。”太妙了！此诗正合此景！手舞足蹈间，碰到腰间酒葫芦，那葫芦在风中抵御已久，绳带早已松动，这时应声而落。咻！掉入溪水顺流而去。

“这葫芦虽不值钱，却伴我多年，左右不离。”朱不屑心中惋惜，但心情开朗，当下也不再纠结，思考江湖大事。

天下武林群龙无首，昔日武功精粹散落各处，残次不全，以致近百年来无一人能有小成，更有民众以为武功是痴人意淫之物。科学当道，迷信不存。这种观点真是可笑至极。同屋流浪的几位兄弟，沉溺虚拟世界，将那电子游戏化作自己的附身，每日打斗，好不快活。岂不知荒山剑冢，藏有独孤秘诀，可以开天辟地，连接古今。

想到此处，不由摇头叹息。

“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！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！”一白袍男子，踩着重重的莲花印阔步而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！”

“你是谁！”

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！”

此人已踱步近至朱不屑跟前，朱不屑上下打量，来人身高不满七尺，一身白袍，三缕长须，体型宽广，大肚便便，腰间悬一把长剑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似有千钧之力。不屑见过多位武功卓绝的大师，却从未感受到如此强的气场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桃源既相见，呼我谪仙人。”

“谪仙人有何指教。”

“这是你丢的葫芦吗？”谪仙从背后掏出一只葫芦，正是不屑恰才落入水中的葫芦。

朱不屑心头一喜，连忙迎上准备道谢，不料谪仙顺手一扔，葫芦又落入水中流走了。

朱不屑一愣。”你这是什么意思！”

”你是谁？”谪仙反问道。

一股压力竟从面前这人传来，强压了心中怒气，不屑脱口回答：“在下朱不屑。”

”不对。”谪仙摇了摇头。

”为何不对？我姓朱，名不屑，自然叫朱不屑。”

“你为何名叫不屑？”

“爹娘起的名字，你问我作甚？”

“我当然问你。我且问你，人前倨傲，人后自怜，遇淑则喜，遇恶则怒；美景畅怀，臭水肠愁；一屋不扫，心忧天下。这可是你？”

不屑心中不快。“嫉恶如仇，惩恶扬善，有何不对？”

“你自称大侠，自诩为国为民，你可保卫过家国人民？可曾钻研剑术传习武艺？可曾精研典籍以传后世？你心中如何作想，与天下人和相关？”

不屑惊得一身冷汗，谪仙所言，句句鞭心。

“在下惭愧，可否请教破解之法？”朱不屑不禁虚心道。

只见谪仙缓缓抽出腰间长剑，对着溪水一剑斩下，剑气阻住溪水，溪水爬上剑锋，随后便压倒剑气，奔涌得更凶了。

“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”

朱不屑若有所思，待他回过神来，谪仙已背转身准备离去。忽又回头说道：“你名为不屑，意在不拘于琐屑。”说完便轻飘飘地走了。

不屑正待细问，忙向前抓去，却抓了个空，摔在地上，抓了一手的干土。

站起来定睛一看，哪里还有什么小桥流水，流云草树，却是自己靠在教学楼前的一棵树下睡着了。

朱不屑抖了抖身上的土，往宿舍走去。

“哟！大侠回来了！”

朱不屑一言不发，从抽屉里拿出纸笔，装进书包就要出门。

“大侠这又是要去哪？”

“大侠自然是去行侠仗义。你看，书剑合璧，必能力挽狂澜，拯万民于水火。”朱不屑左手抓着铅笔，右手拿着高数，笑道。